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醫界鏡
第十九回 花開紅白詩同賦 醫判高低訣易知

卻說娉媽因母親突然前來，使吳生避入天棘洞，遺下棋盤棋子，尚收拾不及，只得假意向前，迎接夫人道：「孩兒多時不到園中，方才因做針繡倦了，同福娘拿了棋子，來這裡消遣，看見並頭蓮花，紅白二色相對，真祥瑞之兆埃正想報知母親，不料母親已來了。」鴻、苔雖曉得其支吾，然又不敢當面直說，只相視冷笑，幸夫人眼昏不明，辨不出吳生為誰，夫人道：「荷花雙蒂者，也常有之，但這個一紅一白的，為難得呢。方才聞得春鴻來說知，本要喚你回來賞看，不意你先在這裡了。然人家閨房處女，不出閨閣，偶然出遊，還遮其面，今你不先對我說，輒到這裡，雖沒有人看見，究亦不宜。你讀書識禮，豈不曉得博奕之為非，以後當切戒之。」夫人只知他與福娘圍棋，不知其與生對局也。遂回到亭邊，賞玩景致。夫人向春鴻道：「佳哉，花也，你去喚吳郎來，到這裡同賞。」鴻將開口，娉恐他要說，暗踏其腳，鴻會意，乃謊夫人道：「有這好花，而酒肴未備，不如明朝辦了酒席，在這裡開宴賞花罷。」夫人點頭道：「你說得不錯。」遂回內堂。到了明早，果然到亭中設席，且先到郡學喚麟兒歸，同生合家飲酒賞花。酒至半酣。夫人向麟道：「我聞得人家興衰，見於草木，蓋草木得氣之先也。

或者是你科名聯捷的吉兆，亦未可知。你且賦一詩，以觀你志氣，解元公如不相棄，亦宜吐珠玉，以賞此花。」麟與吳生，皆一揮而就，呈與夫人，夫人念道：若耶溪內萬紅芳，那似君家並蒂祥。

韓妾醉醒殊態度，英皇濃淡各梳妝。
徒勞畫史丹青手，漫費詩人錦繡腸。
向後酒闌明月下，只疑神女伴仙郎。

吳鵬

亭亭翠蓋蔭妖燒，一種風流兩樣嬌。
飛燕洗妝迎合德，彩鸞微醉倚文蕭。
若教解語因相妒，縱是無情也自妖。
寄語品題高著眼，直須留作百花標。

賈麟

夫人贊道：「解元公絕妙好詞，吾兒結意，亦是可輻。」遂與娉媽收藏過，生乃請於夫人道：「小姐亦不可無佳作。」

夫人乃教媽也做一首，請教吳兄指正。媽道：「好句皆為哥哥說過，尚復何言？然亦不敢不勉。」遂口占聲聲慢一闕云：太華峰頭，若耶溪上，秋波蕩漾蟬娟。翠蓋陰中，佳人並著香肩。酒杯怎禁頻勸，便玉容霞臉爭妍。真果是善才龍女，不染塵緣。共說風流態度，似鳳台蕭史，夫婦同仙。描畫丹青，生綃難寫清聯。鴛鴦也知相妒，卻愛來比翼花邊。心更苦，委淤泥，絲人暗牽。

吳生傾耳而聽，自愧弗如也，因離席拜揖道：「風流俊媚的是當家，可謂才調相如也。」媽斂繡巾拜謝道：「不敢當，不敢當。」席散之後，待到明月照窗紗，夫人已睡，媽私走到東廂具告訴生以昨日圍棋的緣故，且吐舌道：「非桃落局中，則母親見了，奈何奈何？」生道：「此天意也，然非是你臨機應變，則隙縫露矣。我兩人安得複合！危哉危哉。」媽道：「母親以我昨天私到園中，稍加責備，以後不敢再到了，所恨者彼等小人，百端離間，我當為哥哥屈己下之，冀望回轉他兩人的意思，哥哥且勿愁，然此亦是哥哥與他有私情之過呢，豈不曉得近之則不遜麼？」生滿面羞慚，莫知為計。自此以後，媽即獨居深閨，不肯出來矣。

生不自安，凡遇著內堂飲酒設宴，多謝卻不往，然媽雖假為斂跡，而彌切幽思，故於春鴻、蘭苔二人特加以禮貌，惟他二人所欲，媽無不應，由是俱聽媽使用，從前的怨恨都釋卻。

特生尚未得知耳，正在鬱悶，忽見福娘笑嘻嘻手拿兩個新鮮蓮蓬送來，且說知鴻苔二人，舊恨都消，可以早晚相見了。生聞知，不勝歡喜。因以蜀箋紙，寫所賦夏景閨情十首，以答娉媽，其詞云：香閨曉起淚痕多，倦理青絲髮一窩。

十八雲鬟梳掠遍，更將鸞鏡照秋波。
侍女新傾盥麵湯，輕攘雪腕立牙牀。
都將隔宿殘脂粉，洗在金盆徹底香。
紅棉拭鏡照窗紗，畫就雙蝶八字科。
蓮步輕移何處去，階前笑折石榴花。
深院無人刺繡慵，閒階自理鳳仙叢。
銀盆細擣青青葉，染就春蔥指甲紅。
薰風無路入珠簾，三尺沐綃怕汗黏。
低喚小鬟推繡戶，雙鸞自濯玉纖纖。
愛唱紅蓮白藕詞，玲瓏七竅逗冰姿。
只因味好令人羨，花未開時已有絲。
雪為容貌玉為神，不遣風塵浼此身。
顧影自憐還自歎，新妝好好為何人。
月滿芳塘信有期，暫拋殘錦下鳴機。
後園紅藕花深處，密地偷來自浣衣。
明月嬋娟照畫堂，深深再拜訴衷腸。
怕人不敢高聲語，盡是殷情一炷香。
闊幅羅裙六葉裁，好懷知為阿誰開。
溫生不帶風流性，辜負當年玉鏡台。

詩後又綴小引云：

孤館無聊，睡起塊坐，不見賢淑，豈止鄙吝復生而已哉。

漫成閨思十首，奉寄。一則以見此情之拳拳，二則對自省覽，猶佳麗之在側也。

生寫罷，教福娘送去。媽接而讀之，而鴻苔二人適來，見之問道：「小姐所念的詩，那個做的，竟如此流麗麼？」媽淒然流淚道：「我久有心事，要與你等說明，未得其便。」二人同聲應道：「我等賤流，蒙小姐恩惠多矣，但有吩咐，自當竭力。」媽道：「這是吳郎的詩也，我與吳郎的情事，你們深知，自從那日花園之游，幾乎狼狽，若被老太太知道，我無置身之地，賴你們照顧，得以無他，不見吳郎，已一月矣。不特我念他，他想我尤切，彼此隔絕，沒有良策。」二人道：「今太太受戒，日坐佛堂誦經，家內一切，皆聽命小姐，那個敢違背？萬一有些異議，我等擔任就是了。」媽道：「果能若是，我復何恨？」是夜始復與生相會，往來如故矣。

一日正當七月初七，日間媽到生房談心，因想起生曾說過他的母親，每天秋來患病，又是一件心事，因問生道：「去歲老夫人的毛病，何以哥哥到家，已經好了？」生道：「我母親本精於醫道，自己開方吃藥，所以易愈。」媽又問道：「現今醫界環極，可靠的人，竟自不多，而病家請醫，又全是外行，以耳為目，不問其人之實學如何，治效若何，只要聽得名氣響的，便請他施治，及

至服他的方子，無效，不怪醫者之貽誤，反說已病之難醫，有始終相信他是名醫，信任不二，及至病人死了，方做了一篇庸醫殺人的論，登在報紙，亦已晚矣。又有一等病家，胸無主見，偶聽人說，那個醫生好，即去請來試試，一試不效，藥未盡劑，又換一個，甚至一日之間，廣請數人，各自立說，茫無主張，那時即真有多明的人，病家反不深信，在醫者亦豈肯違眾力爭，以遭謗毀，亦惟隨人唯諾而已。然則凡病家延請醫生，究竟用何等法子，可以辨別他們的高低，以定我去取呢？」生道：「如今上等醫生，是沒有的，只可講中人以上的了。在病家未請以前，先要打聽那個醫生，平日不在浮面之上，講究應酬外面的工夫，素常熟讀醫書，用過一番實功，而又有名師傳授，然後去請，請得來時，不可瞞他病情，先與他細細說明，等他診過脈息，然後問他，此病卻是何名，猶如做時文的題目，此題先要審定，是何等題目，然後好講究用何等法子去治。次問古人以何方主治，猶之做時文，問先輩的法程。再問用何方藥，猶之做文的用意選詞，乃可使主司動目。方藥吃下去，乃可使毛病起身，然後再問服下藥去，見如何樣子。他能一一回答。明白曉暢，無一句支吾，這便是如今第一等醫生。再觀其脈案，無一句游移影響的話，如此辨別，那醫生本領高的，必確有主見，對答如流；那本領低的，必回答不出，即有口才的人，亦不過指東說西，遮掩粉飾，無一句中肯。還有一等算老名醫的，倚老賣老，你若問他，他自己算高派，竟不睬你，其實他本無一定主見，不過借此藏拙而已。此兩三等人，頭一次請教過了，以後再不可請他，專心一意，請那確有主見之人，斷不誤事。至於煎藥服藥的法，也要先問郎中，大約發散之藥宜少煎，一開即服，多煎則芳香之氣散盡，服下無效。滋補之藥，宜多水濃煎，味厚方能達下補益。服表散藥後必用衣被覆蓋，使邪從汗出，若不蓋被出汗，或反行動冒風，非徒無益而反害之呢。又不可與飲食相雜，使藥氣不能流暢，至於服藥帖數，病重者，古人有日服三次，夜服二次之說，今人則每有一日服頭煎，一日服二煎，此有何用？蓋藥味入口，即行於經絡，驅邪養正，藥性一過即已，豈可間斷，一暴十寒，如何能愈！折中之法，病輕者一日一帖，重者一日兩帖，方好。至於份量，古之一兩今不過二錢有零，傷寒金匱書中，每有一味用二兩者，不過今之四錢零也。又古之醫家，皆自製新鮮的藥，如麥冬半夏之類，新鮮時，比之如今乾飲片，有數倍之重，其實古方份量，看看似重，每一張方子，無過今之一兩左右的。每見上海的醫生，五萬雜處，用的藥味，每一味竟有用至一兩二兩者。江蘇浙江的醫生，原無此弊，開這等份量的，大抵是西北省的人，然既到上海行醫，也要隨地變化，豈可仍用西北省人吃的份量，不顧南方人的性命麼？又有一等醫生，熟地每用一兩二兩，餘藥只用一二錢，豈有如此輕重懸殊？要知藥味入胃，不過借他調和氣血，非是藥一入口，即變為氣血，所以不在多也。又有一等病人，粒米不進，醫者反用滋膩陰柔的藥，大碗濃煎灌之，即不藥死，亦復脹死。在小孩兒尤甚。小孩的病，不出熱與痰兩端，蓋純陽之體，日抱懷中，富貴之家，衣服尤必加暖，況襁褓等物，皆用火烘，內外俱熱，熱則生風，風火相扇，加以乳食不止，勢必生痰，痰得火煉，堅如膠漆，而乳食仍然不斷，則新舊之痰，日積日多，必至脹悶難過，日夜啼哭。為父母的要止他啼哭，勉強再與乳食，從此胸高發挺，目睜手搖，父母驚慌，說是驚風，其實非驚，乃飽脹欲死了。此時告訴他的父母速速停乳，則必要怒，謂虛羸若是，不與乳他吃，豈非要餓死他麼？至於做醫生的，又不知這個緣故，每每還要用洋參；麥冬、地黃、石斛等味，迎合他父母的意思，以至於痰塞氣喘，大實類虛，上下不通而死，豈不哀哉！倘能早知適其寒溫，調停乳食，以清米飲養其胃氣，稍用消痰順氣之藥治之，可以十愈八九，此理極易明白的。又有一等妖淫婦人，自稱仙巫，假托仙師開的方子，惡劣霸道，這等尤可痛恨。至於初生孩兒，又有造為螳螂子之說者，亦是瞎說，斷不可割。初生時，只用細膏藥半張，放入斑蝥末少些，麝香一釐，貼在頰上，半日取去，再用薄荷樸硝煎湯，拭口內，萬無一失。至於咳嗽症，及咳嗽而吐血症，如今尤多，其症本皆可治的，而多致死者，大半為藥所誤，咳嗽由於風寒入肺，肺為嬌藏，一味誤投，即能受害，今人每用洋參、麥冬、玉竹、桔梗，塞住外邪，必至久而成癆，咳血失音，骨蒸內熱，痰喘等症，近則半年，遠則三年，無有不死。近日名醫，每用此等藥味，先對病家說明此症不能根治，以後果然死了，病家還佩服其有先見之明，不知其服此等藥之日，即其絕命之日了。」

娉娉道：「洋參、麥冬等服之固有害，至於桔梗，古方多有有用者，何為不可？」生道：「桔梗、升提，古方甘桔湯用他，以載甘草上行，乃治少陰腎經的喉痛，與治咳嗽宜用疏降的法不合，服之往往使人氣逆痰升，不能著臥呢。吐血一症，由傷風咳嗽而起的十之七八，由虛勞內傷而成的十之一二。醫者多用熟地五味，洋參二冬，酸斂滋補之品，將風火痰瘀盡收在肺管中，使其咳嗽不止，致元氣日日震動，肺既不寧，腎亦不安，終於死。所謂吐血不死，吐血而咳嗽。若再誤治，則無不死的。蓋吐而嗽者，當清肺降氣，略佐養陰的品，尚可十愈五六。若單吐血而不咳嗽的人，乃喉中血絡破損，放血從絡出，不必服藥，亦能自愈。若重的只服輕清補絡止血的藥，即可除根。若用熟地、五味等藥，則必至死而後已。以外病症，誤治者尚多，略述這數項，就今最甚的而言哩。」娉娉道：「哥哥此番議論，真是婆心苦口，切中時弊，病家知道，可不為庸醫所誤，醫家知道，可不至戕人生命，真金玉之言，有功於當世不少。」

正是：悵望濁世誰青眼，力挽狂瀾是素心。再看下回分解。